

四十年前,南泉很慢

| 王黎群 文 |

如今地铁一号线轰隆隆穿行于地底时,我总会想起那条砂石公路。四十年,足够让一个少年走到中年,也足够使一个地方脱胎换骨。但有些东西是快不来的——譬如记忆,譬如乡愁。

一

一九八三年,我十四岁,在地图上寻找无锡西南角那个叫南泉的小地方。食指沿着太湖蓝线慢慢滑,停在一处几不可见的凹痕里。彼时我尚且不知,这个动作会在往后四十年里反复重现,像井绳一遍遍磨过青石栏。

那时只有公交8路。中桥三场的站台上,人总是蜂拥而上。我们这群半大孩子,书包被人挤得变了形,手死死攥住扶手,随车身剧烈摇晃。砂石公路蜿蜒如盲肠,车轮卷起的黄土追着车窗跑。万思桥、雪栅桥、方桥、板桥、葛埭桥……一座桥、两座桥,数到第七八座时,人已昏昏欲睡。忽而车身一顿,睁眼,大柳树垂下万千绿丝绦,树下零零散散蹲着等车的人。南泉到了。

那时南泉很慢。慢到公交车可以开上一个钟头;慢到一座石桥可以立五百年不倒;慢到一井泉水从东晋流到如今,苏轼题的“丹泉泽民”四字仍在井栏上隐隐发光;慢到我们三十平方米瓦房里住十个少年,上下两层卧铺,翻身时铁架吱呀作响,竟也奏出和谐的曲调。

振业学堂的旧平房还在,民国初年的青砖被雨水啃出蜂窝状的孔洞。那是我们的食堂,八人一桌,日日只有包菜、粉丝,油水寡薄,少年们却吃得狼吞虎咽。饭后走在石板路上,梧桐叶簌簌落在肩头。老街依河而建,许仁桥的石栏被无数手掌磨得温润。同桌说,传说明代何汝健赶考路过此桥,见桥破旧,许愿中举必

重修。后来果然进士及第,儿孙三人也接连登科。一门四进士,佳话传了四百年。我们那时不懂科举与乡愁的关联,只觉这桥亲切,像一位慈祥的长者。

二

国庆前夕,土筑的司令台上,我们围坐着,不知谁起了头:“河山只在我梦萦……”继而全吼起来,《我的中国心》《霍元甲》主题曲次第响起,少年不识愁滋味,偏要把离乡孤愁吼成漫天云霞。月光如水,浇在司令台上,也浇在彼此尚显稚嫩的眉眼间。

秋日礼拜天,班主任老吴——那年他约莫五十岁,鬓角已白,带着留校的我们穿老街,过塘降山,爬军嶂山。山顶残存寺庙基石,青苔爬满柱础。老吴指着一方础石说:“人这一生,要像石头,立得住。”我们似懂非懂,只觉风从太湖来,灌满单薄的衣衫。

下山过幸福水库,水波不兴如处子。翻山至白鹿,9号公交线路刚刚通车不久。攀上山坡那一刻,眼前忽然水天一色,澄蓝无际——太湖!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太湖。十四岁少年的胸腔,骤然盛不下这无边的蓝。

归途经南泉医院,村民聚在屋檐下闲话。老吴与熟人点头致意,我们跟在身后,像一串出巢的雏鸟。落日余晖缓缓地铺下来,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那时不懂,这叫“岁月静好”。

礼拜天无课,同学相约去小竹山。那里据说曾是先民刀耕火种之

处,偶有原始石器出土。我们去时半截山丘仍在,太湖石瘦皱漏透,嶙峋如老人骨。此地还是南宋词人蒋捷的隐身之地。支起炉灶,舀湖水煮馄饨。那水清冽甘甜,锅盖一掀,白汽氤氲,模糊了少年的脸。如今小竹山早被太湖湿地收在襟怀,花木葱茏,步道蜿蜒。偶有游人指着湖石说“这形状奇巧”,却不知四十年前,曾有一群少年蹲在此处,等一锅水烧开。

我们在太湖堤岸种过小树苗。铁锹铲开湿润的泥土,树苗细弱如婴孩小臂。领队老师说:“等你们成家立业,这些树该合抱了。”四十年过去,不知那些树苗可已成林?太湖风大,它们是否还记得那个秋日,泥土的气息沾满少年指缝?

三

南泉老街的早晨,是从井边开始的。丹泉古井,也叫开化方泉,水质甘冽,千年不涸。东晋葛洪曾取此井水炼丹,苏轼题匾至今犹存。我与同桌常在许仁桥旁的第一饭店吃饭。三两粮票换一碗阳春面,清汤、细面、几点葱花浮沉。面吃完,汤也见底。同桌抹抹嘴,拉我去粮站旁,说要游到对岸。河水清可见底,水草柔柔招摇。他扑通入水,划开一道白练,我在岸上看,觉得少年岁月长得望不到头。

那时南泉的慢,是刻进骨子里的。慢到一条街可以从东头认到西头,每家每户的门牌都记得;慢到一口井可以喝几百年,代代人口口相传“这是葛仙翁饮过的”;慢到一座桥的

故事讲了四百载,还在讲。

后来呢?后来地铁通了。轰隆隆的列车,不到一小时就把人送到南方泉站。后来环太湖高速公路修好了,硕放机场近在咫尺,世界被折叠成一张窄窄的机票。后来弘元绿能、锡南科技两家上市企业在南泉的土地上生根,年轻的工程师们在写字楼里敲代码,键盘声取代了当年老吴敲讲台的声音。后来太湖植物园落成,融创乐园的摩天轮在夜空画着霓虹圈,非遗大秀的锣鼓声在春节响彻云霄。

南泉快起来了。

可我还是时常想起那条砂石公路。想起8路公交车的引擎轰鸣,想起大柳树下等车的人。他们在等车,我在等什么?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下午,太湖落日刚刚沉下,南泉医院门口的人还在闲聊,老吴的白发在晚风里轻轻飘动。

网上做房产视频的Q,总说南泉是“犄角旮旯”。我见一次“回怼”一次。他哪里懂得?他没尝过太湖银鱼入口即化的鲜,白鱼蒜瓣肉的紧、白虾透亮的甜;没在醉李挂果的季节,摘一枚紫红,咬开是蜜的汁水;没在杨梅熟透的清晨,看农人挑着两篓进集市,竹筐渗出的紫红色水痕一路蜿蜒,像极了我们当年走过的路。

四十年,南泉从地图上一个微茫的墨点,长成灯火通明的新城。可我闭上眼睛,还是那个挤8路公交车的少年,书包里揣着课本,口袋里叠着粮票,心里装着一个尚未启封的太湖。

老街还在。许仁桥还在。丹泉井的水,据说依旧甘冽。那棵大柳树不知还在不在?若在,当是合抱之木了。树下应不再有等车的人——车站早已停运,桥修了一座又一座,汽车可以开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

可我还是想回到那个等车的下午。不为乘车,只为再慢一次。

钟书 二泉月

无锡日报报业集团
滨湖区委宣传部
滨湖区委统战部
滨湖高新区(雪浪街道)

联合出品

人间物语

一块入唇岁悠悠

| 安凉 文 |

到无锡,不去品尝无锡酱排骨,乃是一憾。

前些日子,我在华东疗养院体检休养,一位诗友得知消息,连忙问我:“你到无锡怎么不和我联系呀?”我说:“我与无锡任何文友均未告知,何况疗养院自有规定呀。”诗友道:“我至少得请你吃饭、叙叙。”我笑曰:“不吃饭了,就喝茶,可以加一份无锡酱排骨。”他大笑:“你还馋这个呀,好好好,我专程去买三凤桥的精品酱排骨,让你一顿过瘾!”

说起来,那年我第一次到无锡,还是二十出头的年纪。那也是我首次品尝无锡酱排骨。无锡山秀水美,游了太湖第一名胜鼋头渚、蠡园等,中午开席,有一盘肉刚上桌,同伴们就兴奋起来:眼发光,唇微动,筷子纷纷举起。我望着浓油赤酱裹着的排骨,忽然想起曾经的听闻,便立马欢叫了一声:“是无锡酱排骨,正宗百年老味道!”于是,大伙更得劲了,筷箸交错探入盘中。我正担心只顾欣赏,动作太慢,这分量本就不多的美食便错过了;作为领队,我也不能显得急吼吼的。但眼前的情景反

倒让我哑然失笑:这肉骨久煨酥软,实已分离,同伴们的筷子,或是夹起一片油亮的肉,或是挑出一块沾着肉香的骨头。盘中尚有富余,我便起身,左手执勺,右手掌筷,说是做个示范,把一块肥瘦兼有的肉骨头,实实在在地舀了起来,又稳稳当当地搁在自己碗里,慢悠悠地送入嘴里,十分有味。大家个个效仿,很快盘中见底,一桌人都满嘴流油。有两位动作不利索,只蘸到一点肉泥;还有的嚼着桂皮、八角,慢品卤香。我遂让服务员再加一盘,有福共享,好吃就多吃!回沪时,每人都买了当地的特产,其中无锡酱排骨人人必带。那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那天欢聚的场景犹在眼前。

有意思的是多年后,我们到美国考察,好几天吃汉堡包,吃自带的榨菜,都吃厌了,在华人街找中国餐吃。听说有一家小饭馆是无锡人掌勺,大家便格外来劲,一是无锡和上海同属江南,口味相近;二来脑海里蓦地就跳出了无锡酱排骨,心想若有这道菜就太棒了!一问,还真有此菜,心中欣欣然。菜端上桌,虽是

油亮酱红,但品味再三,总不如最初的味道。问了厨师,一个中年暖男,带点害羞,操着夹着吴依软语的普通话坦言:用料和烹饪都是对路的。他在无锡三凤桥学过一阵子,慢火久煨,咸收口,甜出头,精选的也是肋排。那味道怎与在无锡吃的不一样呢?厨师老实巴交地说:“用的是这里的肉,这里的料,不是无锡本地的,味道就有差异了。真对不起你们!”我们见他如此诚恳,都不想让他为难,便说:“这已经很不错了,能在这里吃到无锡人烹制的酱排骨,是口福,更是幸福呀!”我们一起站立,举杯向厨师表示了谢意和祝福。有人插科打诨:“一盘无锡酱排骨,就让你嘴上开花,还都甜蜜蜜的了!”大伙皆笑。有人拌着酱排骨汁,吃了好几小碗米饭!

后来知道无锡酱排骨,又称肉骨头,距今已有150年历史,与清水油面筋、惠山泥人并称为无锡三大名产。据说清光绪初年,一个叫莫佩斋的人,最早用酱汁与排骨调味焖煮,成为一味佳肴。又有民间传说,是济公和尚传的秘方,用蒲扇筋同

煮增香,使这道菜更加名声远扬。1927年,三凤桥肉庄正式创办,之后以三凤桥为代表,数十家专营酱排骨的肉庄,在无锡遍地开花。

如今不仅国内各地都有无锡酱排骨可售,还可通过实体店或者跨境电商平台远销国外各地。我曾经专门问过一位久居美国的朋友,有没有在美国品尝过正宗的无锡酱排骨,他说:“有呀。现在有从无锡进口的真空包装的酱排骨,吃得贼香,随时可吃。”

我也很庆幸,身在上海,也能随时吃到无锡酱排骨。但还真想到店里,感受一下最纯粹的肉味和氛围。



江南腔调工作室